



云舍探云

任林举文图

去云舍看云，却发现，云不在“舍”中。

这个以“云舍”命名的村子，坐落在贵州省江口县太平镇梵净山太平河景区内。村子虽然以云舍命名，屋舍却没有一间为云而造，都是用于人类的安居。据说，云舍这个村名来自土家语，意为“猴子喝水的地方”。也有传说称，这里原本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因杨氏先祖迷恋上这个云蒸霞蔚的神仙宝地，便带族人栖居下来。仙人感念人类的诚心，便把自己的居所让了出来。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仙人，将寨子取名为“云舍”。

对这样的传说，我愿意相信，因为它诗意、浪漫。所谓的神仙，不过是自然的隐喻。自然以及自然中的一切，对于必须依靠自然而存在生命来说，无疑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要说这云舍村民，还真对得起这“神仙”所让之地。千年以来，任时代更迭，世事变迁，街巷烂了再修，房屋坏了再建，人们却终没有将那古朴的风格和气息折腾丢，依然把古老的村寨居



行天下



溪畔人家。

住得跟仙境一般。曲曲弯弯的小巷兜兜转转，缠缠绕绕，如一条首尾相接的盘龙，从一个人口走进去，七转八转，转了很久之后，懵懵懂懂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各家各户的房子，屋瓦相照，庭院相连，不疏也不密，不古也不新，彩墙黛瓦，错落有致，翠竹掩映，红柿挂枝……在云舍的街巷间漫步，转着转着就有了一种迷失感，仿佛误入另一个迥异的维度。

云舍村民以土家族为主，村子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但经济上却发展迅猛，目前，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了5万元大关。这个村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依托的正是如画的自然风光。他们不但保持了农耕传统，种植水稻、红薯、玉米、辣椒等传统农作物，而且很好地保存并及时激活了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开发了旅游业和古法造纸工艺。在坚实的农业基底之上，又开出了文旅之花。

云舍村至今还保留着古时传承下来的风俗。比如，远方尊贵的客人来了，要把贵客拦在寨门之外，要唱首歌或喝杯酒才可进村。早年的云舍人曾一直靠古法造纸维持生计，至今，发端自唐代的水排、作坊和土法制作流程，还完整地保留着，供有兴致的游人睹物怀古或亲身体验。如果赶上某个节日，那就更热闹了，村民们会纷纷走出家门聚在一起唱

竹郁郁葱葱。走进箫房，屋子里整整齐齐摆满了各式竹管，一台机器“沙沙沙”地转着圈。机器旁俯身摆弄箫管的中年男子姓吴，他说多年前经朋友介绍，带着制箫手艺来甘坑，开起了“一管箫房”，制箫、卖箫、演奏，箫管远销海内外。箫声也吸引了众多洞箫爱好者，大家在甘坑组织起一支业余队伍。每周六晚上，他们就会在临河的坝子举行洞箫晚会。

一个人，一支洞箫，静守流年，用箫声吹开一路繁花，这就是吴师傅在甘坑的活法。

日子从小巷缓缓流过，流入了小巷随处绽放的勿忘我、风铃花、红玫瑰花中。夜幕降临，灯光扮靓了古老的甘坑，翻新了客家排屋和小巷，也翻新了小巷深处那些古老的记忆。我

歌跳舞；若是春节，大家还会过“赶年”，举行长桌宴，全村2000多人围坐一起吃团圆饭。

二

有一条小河穿云舍而过，村民们开玩笑说是世界上最短的河流，其实就是村头那个神龙潭水流向太平河的一段“引渠”。因为河水是长流泉水，便保持着恒定的清澈，一望可见河底。河底并无泥沙，而是长满了形态各异的水生植物，如一片水下草场。河水宁静、安稳。如果不是那些水下的植物纷纷倒向一个方向，还以为河水是静止的。水表平滑，如一面镜子，把对岸洗衣的妇人、挑了一担红薯秧的村民、高大的树木、棕黄深灰雪白鲜红的房舍一一照了进来。有风吹过，河水微漾，“镜子”里的动、静之物便纷纷扭动起来。河水在不动声色地悄然流淌，只有从不远处的堤坝冲下去的时候，才发出了哗哗的声响，证明自己在涌，在流。这是一条沉静、低调而又极其丰沛的河。

有人说，水是云家乡。梵净山下，云舍村边，地上、地下，到处都是这种没有污染、干净、清澈的好水。可饮，可赏，令人一睹倾心，流连忘返。只要优美的自然环境还在，“神仙”就在。它们一直都在，一直没有离开，也不需要离开。自古以来，自然一直把人类当成自己的一分子，像一个家庭对待自己的孩子，任由人类随意进退。其实，人类和自然之间，彼此并非他者，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割裂。

三

蓦然抬头，遥望远山，一群洁白或银灰色的云朵，仿佛正伏在山头偷偷地笑。它们究竟在笑什么呢？笑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在这空灵通透之地相形见绌显露出来的笨拙；还是笑我等凡夫俗子被这青山秀水所映照出来的内在的或外在的某种污浊？它们一定是清早出门，到远处的梵净山上痛痛快快地快游一遭之后

云舍神龙潭。

累了，疲乏了，想回到云舍来歇歇脚，遇到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几乎抬头就能看到云，那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它们远去的身影。一旦它们回到云舍，落了地，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因为我们已身在云中，这时的云不叫云，称之为雾。雾浓的时候，村民们还在惦记着地里的农活，不知道未来的几天内是否有雨，便走出家门，沿村中小河逆流而上，来到神龙潭边。

村民们或许不知道云和雾、雾和雨以及云与神龙潭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只知道神龙潭会准确告诉他们未来的天气状况。如果神龙潭的水位上涨，他们就知道未来会有一场大雨降落；如果神龙潭的水位明显下降，不管当时什么气候，不出一日，一定会迎来一个大晴天。更为奇特的是，越是大旱之年，神龙潭里的水越加丰沛，会有大水喷涌而出；而久雨不停，潭水便会骤然下降，河水倒流。千百年来，云舍人不仅喝着神龙潭的水，而且还依靠神龙潭给他们提供的信息，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闲顿时，人们可以坐在河边看云，云卷云舒，苍白幻化，总让人感觉到趣味无穷。人们可以展开随意的想象，可以把那些变换的流云想象成天上的动物，想象成一团可以搓成绳、制衣的柔软棉花，也可以将它们想象成坐在天上闲看人间的神仙。当然，神仙也有闹情绪变脸色的时候，说不上因为什么，他们就突然面色阴沉雷霆大发，劈头盖脸一阵急雨，把地上这些跟他们一样闲坐的人们都浇回家。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再一度云开雾散，天空依然明净如洗；远山近峦也明净如洗；村庄以及眼所能见的一切都仿佛被什么人精心擦拭过，焕然一新；甚至河里嬉戏的鸭鹅毛色都变得光鲜亮丽，不同凡响。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切都与神龙潭水和飞来飞去云有直接的关系。云舍的干净，云舍人和人心的干净，凭凭的都是这来自天上的云和来自地下的水，以不同方式进行着擦拭、洗濯。

咸阳古渡：

让海外游客“走进”中国历史

曹迪 邵镨

“渭城朝雨湿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12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西行的友人，留下千古绝唱《送元二使安西》；1200多年后，来自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的游客萨莎，沿着古丝路的轨迹，走进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

这位身着马面裙的姑娘，留着一头金色长发，在展厅的灯光下格外引人注目。她的目光投向一尊1973年出土的“唐胡人俑牵三彩单峰驼”。这尊驼俑昂首嘶鸣状，驼峰孤耸，釉色鲜亮。萨莎注视着展柜深情地说：“它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物证。今天，我们运送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文化和友谊。”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生效以来，往来人次不断增长，萨莎等哈萨克斯坦游客的足迹，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时代缩影。

为让海内外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还开发了机器人讲解员“小渡”——用科技赋能历史的“数字传承者”。

展厅里，游客们围拢在“小渡”投射出的一抹淡蓝色光晕前。“小渡”正发着微光，用清亮的声音与游客们互动：“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咸阳湖畔。”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信息技术部主任张延峰道出引入“小

渡”的初衷：“游客需要讲解，机器人可重复工作，且场地适合其行走。”据介绍，“小渡”具备记忆存储与学习能力，并能通过对话、引导、多媒体展示提供沉浸体验。

目前，张延峰团队正推进“数字孪生”“VR实景”等项目，以期更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历史。“所有的创新最终都要回归到‘观众看懂了吗、感动了吗’这个标准上来。”他希望，在博物馆里，科技赋能予文化更动人的表达。



萨莎在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参观学习。张晰摄

春天，万物更新。对于新迁入湖南省安化县黄沙坪老街青创街区的龚缘来说，创业也进入了新阶段。

“原来只做星空露营项目，营业范围也就在云台山。”听澜创始人龚缘说，如今搬入街区，做起了全域露营项目，营业范围拓展到安化全地域。

地处湖南省安化县县城的黄沙坪老街，曾是明清时期万里茶路的核心贸易集散地之一，过去受交通格局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这里许多具有特色风貌的资产长期闲置，历史价值与经济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2026年初，黄沙坪老街迎来“青创启航·文旅焕新”青年创业街

低不少。”

随着一家家文旅项目落地，黄沙坪老街青创街区迎来大量游客。他们或驻足观赏非遗技艺，或走进青创小店选购特色产品，或参与互动体验项目，阵阵欢声笑语与非遗烟火气在老街交织。

主播们通过沉浸式直播带领网友“云游”老街，探访青创小店，让安化好物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通过“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模式，黄沙坪老街还成功盘活了十余栋历史建筑与院落。由上世纪60年代老建筑（原黄沙坪税务所）改造而成的“安化县时光文创庭院”便是典型。这个集咖啡、餐饮、书吧、艺术于一

老街上的文旅故事

李芳森 陈垚



游客在老街上体验非遗剪纸。

李若妍摄

区正式开街的重要时刻，这一集青年创业、文化体验、旅游打卡于一体的文旅创业综合体投入运营，带给许多青年创业的机会，龚缘就是首批入驻的青年创业者之一。

王野也是参与这项创业的青年。2年前，她大学毕业后前往浙江省杭州市从事摄影师工作，但工作的忙碌并未磨灭创业梦想。“去年7月，听说家乡推出黄沙坪青创街区项目，前两年还免租金，一下就让我的创业成本降

体的复合型文化共创空间，通过举办柳塘文创新市集音乐会、止语书房读书会等超20场文艺活动，吸引客流超2万人次。

如今，黄沙坪老街青创街区已入驻32个青年创业项目，涵盖文创开发、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为安化黑茶、旅游等传统产业升级了新赛道。

昔日沉寂的古街，正因青春力量的注入，书写着文旅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在甘坑寻找过去的深圳

蒲光树文/图



甘味巷一景。

在小巷那些文创店里漫步流连，“花的鲜果茶”小店卖花，卖果，也卖茶，花、果、茶相映成趣。“故事绘”小店老板写的一句话：“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很耐人玩味。我走过“不失态”，走过“七月扇坊”，走过“墨莲居”，一家一家文创店，清新的创意，时尚的装饰，梦幻的灯光，贴心的告白，让人很走心。

镇中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水清浅，水中卵石历历可见。甘坑的“坑”，或许被南来北往的脚步带来的千脚泥填满了，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在甘坑难觅“坑”的痕迹，可我却触摸到了深圳的心跳。

有人说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深厚的人文积

淀。说这话，那是因为没来甘坑。

深圳是古老的，历史也是悠久的。单是第四次客家大迁徙来到这里，就开始书写甘坑的历史，客家排屋、客家民俗，客家民间艺术、客家传统美食，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载体。而深圳墟的原住民应该早于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其人文历史应该早于甘坑。如今，深圳墟已经被东门老街的繁华所取代。这片土地上许多老村落、“墟”、古镇连同古老的故事，都蜕变成了广场、大厦的奠基石，托起了深圳的繁荣。在霓虹闪烁的深邃时空里，翻阅深圳的历史，一页一页都写在甘坑那一条条窄窄的巷道里，写在南香楼状元府那房檐屋角的古韵里。历史与当下在甘坑交汇，古典与时尚在甘坑相遇。

我想看看深圳过去长什么模样，酒店的小妹说，去甘坑。

我独自走进甘坑村。甘坑房连巷通，民居大多砖石垒成，房屋低矮，巷道短窄，还没放开脚步，一个倒拐就走进了另一个巷子。近年来的文旅开发，使许多老屋变成了各种时尚店铺，其中吃是最为火热的行当：客家煲仔饭、顺德双皮奶、港源甜品、窑鸡小吃，这些都让人垂涎欲滴。我买了一杯姜撞奶，边喝边向小巷深处走去。目之所及，小巷子里来来往往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端着杯子，举着烤串，笑咪咪，熙来攘往。

巷道拐角处的墙上，“一管箫房”四个字吸引了我，我顺着小巷走过去，找到了一管箫房。箫房外，斑